

卷一

書名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十六回 清三讓堂刊本
 撰者 清 崔象川 撰, 清 何晴川 評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4
 編號 D866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八才子書白圭志十六回 清三讓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詞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

卷之第一

博陵崔象川輯

暑往寒來春又至四時運轉不窮兩
 輪日月照乾坤生出多少事須臾便
 成空落童年斯壯壯斯老幾回柳綠
 梳紅光陰似箭不長存早醒青雲志
 林戀春宵夢

固陋竊以已意補之其辭句不工在諸
君子幸垂諒鑒若盡信爲古人之辭象
川誠何負于古人矣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

博陵崔象川輯

卷之第一

詞曰

暑往寒來春又至四時運轉不窮兩
輪日月照乾坤生出多少事須臾便
成空落童年斯壯壯斯老幾回柳綠
桃紅光陰似箭不長存早醒青雲志
休戀春宵夢

第一回

小梅村衡才施德

大江口方山遇孩

人之富貴必得其德必得其地必得其人矣苟非其人不成其德非其德不得其地非其地則不成其爲富貴矣而張者天賜其地而後發其人發其人而後成其德由是觀之吾人之

處世可不以德爲心哉

今人分居多因如恨而博與高是夫使其分居也一則慎終一則追遠遂皆遙映發積真令人想其情而嘆其事矣

衡才濟困扶危恤孤憐貧人皆願其福也壽也悞交一張宏身被其害讀者恨不食宏肉矣反無人知覺於中

順手取利到使諸閒人氣殺

大凡能感人者必有一番忠厚一番
小心如宏之惑衡何等慇懃然衡非
等閒人也惑他人則易惑衡才則難
乃竟爲其所惑矣吾人之交濟往來
可不慎歟

張宏未毒衡才之先人皆見其忠厚
既毒衡才之後人不知其狼奸及挾

樞歸墓儼然一忠厚人也讀者至此
必疑作者冤張宏而作者實由後文
之見於夢也

若使張宏果然誠實衡才必竭力提
舉其發積甚易何必作此狼心自取
喪身之禍也且半生經營不能賺及
分厘今既得地反生奸謀其不知足
乃至於此今不知足者常多但不宜

效張宏耳

方叙衡才遇害接叙夏松失子既叙夏松失子又叙方山得子此二家之悲而一家之喜者也方山之無子而得一子何氏之哀夫而亦有一子惟夏松有子至失以此較之則夏松更可悲夫

江市風浪常多當大江口之風浪則

利一害一所以然者實此子該作兩姓人耳且有辟鵲渡於水中此則人所罕見者其不凡之品可知矣夏松因白眉而奇之方山亦因白眉而奇之假使其眉不白則當兵無所奇而後文亦無所見矣

話說古往今來世事無窮然鑑史之外可傳者百難舉一矣大明時江西省吉安府

吉水縣小梅村有一富翁姓張字盈川當時善人也客湖南子二長名博字衡方次名高字昆山俱隨父客湖南盈川於湖南病卒二子扶柩歸繼數里至前陽山坡柩梓齊斷後數十人不能抬只得買此地安葬二子居喪三年畢歸家奉母上李囑二子曰我死後當移我柩合葬於尔父墓側二子如命後遂葬母於湖南前陽山父母

俱亡其弟乃謂張博曰父母遠葬千里弟當立葉於彼庶不失祭掃然祖宗墳墓均在吉水慎終追遠弟又不能兩全不若兄回吉水弟則求居湖南方不失木本水源之思博善其言乃從之於是兄弟分居各富且貴焉且說張博自幼聰明最肯濟困扶危恤孤憐貧積豐年之粟救凶歲之饑當時遠近皆感其德盡稱爲張員外娶妻

何氏則全邑孝廉何舒公之女舒公生二女此其長也其次女嫁白雲村姓夏名松子孟賢者爲妻二女皆有淑德人稱爲何大姑何二姑夏松自幼客蘓州與張博最契歸娶後即將家眷帶往蘓州却說張博家資巨萬庄田四十餘處一連十三年年歲豐熟博家之粟壘積如山勿一年江西大旱河中絕流田上失種然因連年歲豐

人皆有餘尚不覺荒明年復如是於是人皆有飢色博乃將所積之粟分濟群生遠近接食者均得安飽只是博年四十未生子女一日晝寢夢一人金盔金甲手執江旗厲聲叫曰尔本無嗣上帝察尔功德浩大今使少微星以接尔後將手一拋見一星自袖中出其大如斗清光滿室驚覺乃將所夢與妻言其妻何氏曰妾連日身子

不快想已懷孕矣於是二人暗喜明年果生一子秀美非常產時異香滿室明年冬又生一女皆不凡之品其子取名朋祖字庭瑞其女取名蘭英自是張博燕居無事一日有客起訪博出迎接見其人衣中橫素春風滿面同人客堂禮畢坐定然後詢知來由乃同姓兄弟也名宏字毓秀自幼飄蕩江湖未能成立近日歸家故來拜訪

博留宏晝飲席間見宏言辭謹慎甚悅之當日辞去自此常來閒談假作慇懃之狀張博愈加愛惜一日謂宏曰吾友憂松在蘓州生意頗奸吾當薦賢弟到彼或者可以發積亦未可知宏起謝曰得蒙提舉幸莫大焉博遂寫了薦書付宏又贈與路費數金宏臨起身乃來博家辭行博留飲於書屋席間宏笑曰弟往蘓州不須一月吾

兄閒坐家中未免寂寞何不同往一遊博
念夏松亦切一時高興遂願同往於是收
抬鋪蓋與宏同行身邊更不帶一人不尚
一月已到蘓州夏松接着甚喜張宏在松
店生意張博嬉遊幾日遂辭歸何二姑恐
博冷淡乃與夫夏松商議原著張宏送歸
子是博與宏無過快船歸家船戶處皆言
是同胞兄弟宏因見博衣箱內有珍珠手

巾價值萬金遂有意謀害頓起不良之心
不數日船至南康即命船戶將船灣入矢
子隄內宏乃進城買些酒肉菜蔬暗製毒
藥藏於袖中轉到船上將菜蔬烹熟與博
對飲甚歡宏假意曰兄酒量甚微宜少飲
些博曰愚與賢弟其飲可謂酒逢知己當
此壯年何必介意宏曰兄既喜飲弟亦當
盡一醉於是二人開懷暢飲博醉乃伏几

而睡於是宏乃將毒藥暗置於餘酒中乃
叫曰兄醉矣可飲盡餘酒以便收拾安睡
博即一飲而盡宏乃收拾碗盞以及開鋪
扶張博安睡自己亦連忙就寢假作睡着
未幾博大叫曰痛死我也宏在前艙總不
答應驚起舡戶近前但見博七孔流血舡
戶急出前艙叫醒張宏宏近前看時博氣
已絕矣宏慌忙奔出舡頭大叫救命驚

同劫客商問其故宏曰舡戶適間害死我
哥也又求前艙害我幸我得免於難幾乎
性命不保引得同劫客人俱來看時果見
張博死於非命宏曰敢煩列公做個見證
明日進城報明一張便了嗚得那舡戶叫
冤內中一老客認得此舡戶老乃勸曰此
位船家老夫向來相識不是謀財害命之
人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不要冤

了好人宏乃借此話轉口曰我看老板果然忠厚只是我哥也傾刻如此必然總有冤在我若不報明如何見我嫂也言畢抱屍痛哭不已衆人苦勸方息天明入城買取棺木殯殮畢暗藏過珍珠手串遂開舡望吉安進發一路假意傷悲將此一段冤情拋過天外舡至吉水張宏先到博家報喪時何大姑正在閒坐見張宏身穿白衣衣大哭而來見了大姑遂哭拜於地下曰兄長同我自蘓州轉身不料來到南康雲時無病辭世矣大姑聞言大叫一聲昏絕於地宏急救醒痛哭不已宏乃使其僕同往迎柩至花園中暫停遠近聞知莫不痛慘其妻何大姑一連三日點水不進諸凡事務任從宏主持博家親友俱謂宏是個好人喪事既畢何大姑乃用宏主持家事

四十餘處庄田盡是張宏堂管宏於中取利不到兩年妻奴田屋皆有宏在湖南時有人妾私通生有一子宏乃帶歸撫養已三三矣因其眉清目秀遂取名美玉不匙却說何大姑在家問苦不過步出門前遠足一乘小車擁一婦人車後一人相隨直抵門前視之車上婦人乃妹子何二姑車後隨人乃妹夫夏松也原來夏松自賴州

無家眷戶當下大姑接八所上二姑先自流淚大姑問其故二姑泣曰妹生一子年已三歲不料昨至大江口遇一陣旋風將缸帆吹落妹懷抱小兒把持不住連小兒失落水中賴水手將妹救起小兒不知所向想已墜於魚腹矣言訖大哭夏松一傍勸解大姑又相抱痛哭正不能解車夫便推作起身二姑只得告辭曰適聞妹自甯

上來舟現在谷川等候今日要趕到家中
大姑不好相留泣送出門夏松當日到家
因失子不樂自此看破世事更不出外經
營却說南康府星子縣有一人姓武名英
字方山自幼讀書由利甲出身官至福建
潼州道其人居官清正年六十無子妻劉
氏早故繼娶孫氏亦不生育因思年老無
子居官何益且家資富厚思欲享太平之

福乃上表告老帝准其表即行收拾駕船
歸家由顛閉而下船到大江口遠見一樹
鳥鵲擁着一物浮於江面空中百鳥翻翻
聲聞四野方山忙令船戶打撈起來却原
來是一嬰孩也年約三歲兩架白眉四體
不凡方山抱在懷中大喜曰此天賜我奇
兒也因名之曰奇兒遂帶回南康養育却
原來此子即夏松之子也其妻孫氏甚愛

之後延師讀書穎悟過人人稱之爲武公
子不在話下又數年何大姑之子庭瑞年
已七歲張宏養成美玉年亦七歲宏乃請
一先生誨庭瑞美玉之書先生乃同邑名
士姓陳名德操庭瑞之妹蘭英亦同學書
其女不帶耳環不穿女衣雖然扎脚亦套
之以靴常自言身爲女子志勝男兒鄉中
人多不知其爲女子者當下二子一女讀
書俱各聰敏先生甚奇之不尚三年皆善
詩文適逢縣考先生命庭瑞美玉赴試蘭
英亦要同往正是

男子英才正欲發嫦娥錦綉已將成
未知蘭英同往赴考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絕張宏廬山從學

遇菊英月下訂盟

男子能文女子亦能文男子可考女子亦可考蘭英身爲女子不負所學真可謂志勝男兒矣

大姑有僕能窺張宏之奸大姑有子能絕張宏之害有是子有是僕可謂否極參來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庭瑞有才美玉亦有才庭瑞八泮美玉亦八泮張博積德張宏却損德以

此較之善惡之報亦甚不爽豈其亦

乎

建章無庭瑞無以爲友庭瑞無建章無以合志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二子者真可謂直諒多聞矣

菊英能琴庭瑞亦能琴庭瑞善詩菊英亦善詩知音殊遇誠不易得也當七月之中三更之候明月當空才子

不圖書

書

佳人隔船和味一片好景當得一輒
清秋畫

未見不思既見不乱得其所矣見而
有約默然指心情自深矣別後相思
竟如何哉

或曰聞琴則咏聞咏則和全無關節
何殊西廂記月下跳牆矣子曰不然
開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耶此意也

以
不杜憐者乎

話說縣考將近先生命庭瑞與美玉赴考
蘭英亦要同往其母何大姑止之曰尔女
流輩怎想去考試連內外都沒有了蘭英
曰娘道我是女兒我偏不以女流自居今
番出考總不落他人之徒其母軟弱遂不
禁止蘭英與庭瑞美玉一樣打扮三人同
赴縣考試後圓囷出庭瑞舉了累首蘭英

第二美玉却在四名三人各自得意歸家及府考美玉舉了案首庭瑞在第三名蘭英居四府縣考舉只待學憲到來不判先生驟卒庭瑞傷感不已在家納悶一日何大姑閒生庭瑞侍側有老僕名新發者進言曰昔先主人廣施息澤遠近皆沾其德尚然家資日富先主人去世毓秀叔理我家務卑人未得其澤反受其算我家資交

不見盛向者毓秀叔孤身寸人今則呼奴便婢驟馬成群其屋宇庄田才在我家之下非算計我家之財耶況其行爲詐謊若不早絕之則我家之業必屬他所有矣僕久欲進言奈因小主人年幼恐違他害故也願主母裁處何大姑未及開言庭瑞一傍接曰曰新發之言是也若非他下蘓州我爹也亦不至身故于外矣願母親早絕

此人何大姑曰我乃女流難以任事憑尔
便了庭瑞曰新發是我家老僕家事他無
不知況且爲人老實可將家事任之必然
始終盡美何大姑依言將家事付新發掌
管各處事務俱與張宏三面交割張宏暗
暗懷恨自此不甚來往忽一日美玉來尋
庭瑞說學憲將到相邀同往考試於是又
與蘭英同往及學憲到先考吉水過了這
後學憲閱見三子文卷十分驚喜遂皆取
入泮庭瑞居一美玉次之蘭英第三三人
喜不自勝俟候學憲起身然後归家大姑
謂蘭英曰尔以爲嬉游今則名入泮宮倘
美玉露風柰何蘭曰母親無自畏也美玉
與我同學又與我同考他洩我事他自己
得無于咎大姑心始安定且說美玉歸家
又邀庭瑞一處讀書庭瑞實不耐煩一日

對大姑曰晁在家中羨玉牽長纏擾晁實
不耐煩今聞南康府廬山上有曰鹿書院
乃宋朝朱文公設教之所於今作御學生
生乃翰林院劉成翰掌教晁將往從其學
願母親自珍貴体大姑曰尔欲往廬山學
書亦是美志到其間是必苦心以求上達
之瑞領命遂帶了書童來與晁同往老僕
新發送出十里之外處瑞囑之曰尔在家
中務宜小心事奉主母別無他囑新發領
諾而歸處瑞駕了船隻頭流而下不數口
到了廬山與來興晁上圻請人挑子書籍
直抵白鹿書院令來興晁送上名帖謁過
了先生然後與諸同窓各叙年齒內中有
一同年也是去年入學其人姓武名奇晁
字建章即武方山在大江口拾得之子也
當下邀庭瑞到他房中坐談講及翰墨竟

終日不能已遂成文字知音二人日則同
食夜則同榻每當終夜不寢博論與義又
曰今年有科舉勿使榜上無名先生見他
志學如此亦勤心教誨一日庭瑞謂建章
曰兄曾娶否建曰未也家君每爲弟議婚
俱非姻緣弟志必得有才者方稱此心庭
瑞曰弟有一妹年十四歲亦曾讀書其才
色不言高却與愚弟恍惚若不同門戶見

面願將舍妹相托建章大喜曰既蒙不棄
敢不遵命但當必請父命然後方妥正話
間忽一僕進來叫曰公子快些回家大老
爺昨日陡然起病十分沉重夫人着我來
趕公子歸家建章聞言即忙收拾歸家臨
別時庭瑞問曰令尊翁有恙不容不去但
是科塲期近兄幾時可來建章曰相煩多
等幾日七月初旬準到倘旬內不到兄便

不必等了言訖長揖而別及到了家中因見父親病重恐庭瑞在書院等故作書令其先往併托爲覓寓所時書院人俱赴利場去了惟庭瑞一人獨自等候建章及得了書信便打點起身寫了一隻快船與來吳見望江省而來將午開船順風而來本日到了吳城將船灣在望湖亭邊歇宿時七月之中暑氣正盛庭瑞乃步出船外納

涼是夕月白風清萬里如晝正笑傲間忽聞鑼声連响一隻官船順風而來灣入壩中正與庭瑞之船隔壁那船上一面黃旗大書欽命湖南巡撫部院船外旗幟分明綠紗窓內寶炬輝煌異香飄出忽然琴声响嘒優雅盡妙庭竊听之良久乃止開窓內有女子曰小姐請用茶須臾琴声又作有人嬌声歌曰

從吾所好兮琴與書身爲女子兮志
並英儒夜宿長江兮秋声寂也回首
顧望兮渺渺翻湖

歌罷琴息庭瑞警喜欲往暗思此必才女
所作也且其嬌声雅韻真使我魂飛天外
魄散九霄欲侍和他一韻又恐驚動他船
上官長反爲不美正尋思不了亦命書童
抱槩出艙來彈一鳳求凰詞琴声既罷又
聞那船上琴声洋然依韵而轉庭瑞詩興
淳然自不能禁遂高声吟白

嫦娥何事夜弹琴弹出好音正有情
窻内主人多美伴可憐明月一孤輪
吟罢自思不知窻内才人曾聽見否又不
知青憐我意否正想間只听得那船内低
声和云

窻外何人夜听琴新詩分外更多情

一輪明月當空照，出江中月一輪。庭瑞听罢舞掌樂甚，乃暗嗟曰：若得此女，一見勝占鰲頭百倍矣。正在痴呆之際，忽見他船上紗窗開，一女子步出窗外。月光之下，淡妝得宜，笑容可掬。庭瑞暗思：此必和詩才女也。女子走近船邊，問曰：相公深夜自咏其樂如何？廷忙起身答曰：光風浴月之下，樂用大焉。請問小姐尊居何處？

將欲何之？女子曰：妾非小姐，乃小姐之婢梅香也。我家老翁姓楊，名明昌，家居江南。見任湖南巡撫已上，任辭年了我小姐，因有小恙，所以落後。今船上只有老翁差來一老僕，迎接小姐的。今已睡着，請問相公何處名？邦高姓大名？青春几何？廷答曰：小生姓張，名朋祖，字廷瑞，吉安水縣人，年十五歲，生於今上三十六年春三月望日。

酉時也婢曰我小姐適聞妙句深加敬仰
欲與終身相托未審均意若何廷曰小生
一介寒儒何敢當此且小姐平金貴体下
配一白面書生非所宜也婢曰我小姐素
性不凡奉指有方嘗自謂曰不配公侯子
願事知音客今觀相公人才正与小姐相
当又何辭焉廷曰愚童幼頗讀詩書粗知
礼义婚姻大事當從父母未聞任意可擇

者婢曰我小姐豈非男子亦知礼义豈不
知婚姻之事出自父母之命我老翁年老
无子单生小姐愛之过甚每擇婿必取其
才與小姐相当者數年來未得其人今相
公与小姐以才憐才年齒相同故屬意焉
倘蒙見先到署之日即稟請老翁夫人之
命自有美官來迎相公庭曰既蒙小姐如
此憐愛小生敢不諾命但求小姐佳句以

訂今夕之約婢領諾轉入艙中須臾手奉一幅黃羅汗巾而出遞與廷瑞廷瑞接過看時只見上寫一絕云

寒夜長江幸已然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心玩月訂盟處便是吳江隔壁船

江寧女子楊菊英拜題

廷瑞接看一編十分歡喜乃問曰小姐有甚言
婢曰无他亦求相公佳句而已

廷点首入艙亦用一幅繡巾書一絕云

嫦娥只合在蟾宮誰覓令霄下九重
若是仙緣應有分何辭千里訂奇逢

吉水書生張廷瑞應命

廷瑞寫畢送出艙來只見他船上紗窗開處一女子手托香腮與婢言語見了廷瑞即潛入窓內廷瑞只做不知將汗巾詩句交付婢子收拾去了廷瑞亦入艙內正欲

解衣就寢那婢子又來擊門曰張相公我
小姐相請有話說廷復出來時只見那婢
子推開半片紗窗小姐現出嬌容正將使
婢傳言然復半响不語忽去那船上有人
咳嗽小姐聞咳声忙叫婢子進去掩了紗
窗到使廷瑞倚船獨立欲卧不能霎时天
亮到船上水手一齊起來開船急得廷瑞
心顛意深則見那船上紗窗復開小姐並

於窓內默去望着廷瑞以手指心爾已船
到江心掀起帆來如飛去了廷瑞也叫起
船戶開船柁因船小趕他不上乃嘆曰不
期而有此奇遇真天緣也此等才貌双全
古來早有竟何我思慕不能已也且待科
場後便當往湖南一走不負今日之約矣
一日間思想不了船遂到了江省是晚宿
於滕王閣邊明日清晨与來只見進城欲

賈寓所只見一書生笑迎曰廷兄來矣弟
已等候多時了乃以手挽廷瑞同行正是
方逢王女指心約又遇故人挽手言
不知此人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建章無媒逆緣人
美玉醉勾招橫禍

廷瑞欲遠絕張宏美玉又欲親

瑞既不與之同幸又復與之共寓正
所謂君子欲決小人而不能去小人
欲害君子而亦不能已也

酒後失言常事也月下訂約密事也
因一栢之酒失一片之言以至於奸
人生計節女見羞其咎也是誰之過
歟

方山得病召建章归方山病可推建

章試愛子之心願其成也為子者可
不善体亲心歟

建章得一廷瑞以為好友復得一蘭
英又是至交君子以文会友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

建章猜蘭英為廷瑞蘭英又猜建章
為廷瑞及其遇也兩不相識忽去變
作至交竟將廷瑞拋開一边真令
者則志不定

廷瑞愛建章以真妹許之蘭英愛建
章以假妹許之一直一假變作兩樣
文法其实總是一蘭英耳

四子席間論婚廷瑞会意美玉会意
蘭英亦会意推建章一人似醉非醉
似夢非夢面上到也难看

接寓亭边看者常多而美玉一人独

因酒醉自取失言之禍信乎白圭之
詩深有益於世道矣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余殃帝君曰善惡之報如影
隨形近在自已遠在乎孫誠不易之
言也我此之時美王之惡未形而牢
獄之殃元發其報應不已近歟
或曰鳳雛之貌醜而名亦美以此比

之何足為怒余曰不夫人生不讀書
尚知私義况為儒者乎以下犯上律
所不容刑之宜矣

甚矣酒之為物也張轉因之以喪命
廷瑞因之以失言美玉又因之以見
囚好飲者可不畏哉

話說廷瑞欲尋寓所正遇一人叫甘蓮兒
來矣廷視之乃美玉也當下邀廷瑞來到

寓所曰弟到省便租了這金寬大寓所是
有意与足同寓指謂廷瑞曰東邊房子弟
已潔靜以待兄矣廷甚不如意只是面上
不好意思是以強免應承即命來與到船
上收合鋪蓋上來羨玉即治酒接風飲酒
間廷瑞將醉乃將吳城河下過楊小姐之
事細說一番又将所吟之詩一一驗出當
時只做笑談羨玉却將記在心廷瑞酒醒

自知夫言悔之不及却說方山在家病容
可比便推作建章赴科場應試建章領命
帶一書童搭了快船望江名而來不一日
到了江省即與書童入城遍尋庭瑞寓所
遇着同窓李友問及庭瑞俱言在書院等
候尚未起身建章自悔曰到我是我誤了他
只是我有書子與他約他起身怎恁還在
那哩等我莫非我書子寄失了不成尋思

不了只得自尋寓所與書童來到進賢門
有一高大房子估着賃寓即使書童問其
屋主人那主人答曰適間有一吉安張相
公租了只是房子寬大他若肯與人共到
也合式書童將此話回復建章建章暗思
吉安張相公或者是庭瑞亦未可知恰一
人自內出書童指謂曰此即主人也建章
向前揖問曰適主人言張相公是甚念年

紀其人曰大約十四五歲建章暗思必是
庭瑞乃曰相煩主人與張相公說白鹿書
院友人相訪主人頗諾人內良久乃出揖
建章曰原來張相公即是令弟請進請進
建章只道是庭瑞力信步人內却見一書
生青年俊秀立於所上面貌却與庭瑞相
似見了建章遂下階相迎禮畢乃問曰兄
自白鹿書院來可知張庭瑞否建章曰庭

瑞是愚至交馬有不知只是愚自家中來
不會與他同伴適遇同窓詢知他尙未起
身請問兄台與他是何親故那書生曰庭
瑞是家兄也建章曰原來是友人兄弟妙
甚請問尊說答曰名蘭號麟瑞建章暗思
庭瑞與我交厚只知他有一妹未聞他有
兄弟乃問曰兄與庭瑞是同胞否蘭曰其
姓名父建點首曰此問房子頗大意欲相

約曰寓未審可否蘭曰吾兄之友即吾友
也同寓甚好於是建章即與蘭同寓不在
話下原來此生即庭瑞之妹蘭英也自從
庭瑞去白鹿後他一人盡力讀書終夜不
寢時近利塲是以男妓來省其母何大姑
亦不禁止及到了省城便賈了這個房子
以待庭瑞却不期遇着建章相與講論輒
墨竟成文字知音問答無不合意蘭英意

欲酬建章乃問曰兄婚娶否建章曰弟年未冠名未就何暇論及此事蘭曰不然此人之大倫身之根本豈宜落後弟有一舍妹年十四歲雖非花容月貌亦得乎其中妾爰讀書頗知文藝倘不見鄙願相托焉均意以爲如何建章曰旣蒙垂愛本當諾命但婚姻之事欲符父母之命未敢自專非愚所能久亦非兄所能詳蘭曰也曰幼

夜父黃有者在堂凡事悉憑弟執俱令尊翁處無人可以進言建章因問其不親亦已屬意乃曰豕君處弟到可以面稟但足路隔千里往返艱難蘭笑曰千里姻緣一線牽何難之有建章遂死之白是二人更加親爰一口蘭晝寢建章獨自散步來到貢院前忽聞人叫曰建章兄來矣建視之乃庭瑞也傍有一人相與同行建章近

前問慰畢拱問那人姓名庭瑞答曰那弟
同姓兄弟也字美玉又問見寓何處答與
美五同寓在新城門內董宅庭問建曰兄
寓何處建曰進賢門彭宅庭瑞正欲到建
單寓所遊玩建章邀進酒餚小酌各叙別
後之情庭瑞對美玉曰弟欲將舍妹配與
建兄將歸請母命耳美玉曰兄家中大事
俱兄自裁兄既如意伯母無不依從就人

曰一言為定弟作媒人便了建章拱手謝
曰廷兄在窓下早有美意思亦有此心奈
弟今已別議婚了廷兄當為賢妹另選高
門切勿道弟之无信也廷曰莫非令尊翁
早為兄定了佳人耶建曰非也言未畢忽
一人自外而來笑揖曰哥也原來已在此
廷視之乃是妹子蘭英衆皆揖之坐廷瑞
因建章在坐不好說得建章曰弟前到省

時料兄已先來四處尋兄不見踪跡只得
自尋寓所以手指蘭曰卽與此兄同寓始
詢知是兄台令弟其为人也慷慨多情兼
且深通經典其文墨俱在弟之上連日得
蒙教益使弟十分政纂他有一令妹蒙他
許弟為婚弟已久從庭瑞美玉暗上會意
却用冷言嘲笑建章飲酒問十分有趣廷
瑞又問蘭英曰貧弟幾時來省可曾見家

堂否蘭會意曰伯母安泰弟臨起身時曾
囑弟與兄同寓於是四人飲酒各自歡太
惟美玉一人貪杯先醉忽見市上人紛上
亂上因門酒肆中何故小二答曰主考到
了廷瑞等聞言卽行還了酒錢到滕王閣
來看主考庭建蘭三人遠上望著但見官
船悠悠而來旗上大書欽命大主考吳又
一船書欽命副主考陶是時滿城官員都

在河下迎接巡抚向前主考船到圻即出
船來與巡抚叙礼那吴主考十分貌陋美
玉乘醉走近接官亭大笑曰怪哉怪哉且
雛復生於世矣不料那主考所見怒問法
官何在那南昌縣即將美玉拿下主考曰
尔敢語吾貌醜耶遂棄其衣冠廷瑞等三
人遠去看見大驚又不知就理正无可奈
何適陶主考上圻詢知其故向吴主考辭

勸那吴主考曰此等狂徒縱有天才何益
於世即着南昌一鎗押听候發落正是

未曾入貢院先已作囚人

未知如何發落且听下回分改

第四回

後花園小姐投古井

前阳山菊英遇鬼緣

庭瑞中蘭英中建章亦中惟美玉一

人困於鎖押若論其才四子皆可並
耳論其德則異矣可見榜上功名非
徒文字所能取也

蘭英之配建章庭瑞先有是心蘭英
後見其人獨何二姑一人不樂正觀
下文之妙

菊英之遇庭瑞一彈一歌能使庭瑞
感與梅香之見夫人一問一答又能
使夫人先從當日無梅香何以通于
於庭瑞今日无梅香何以轉達於夫
人由此論之廷菊之婚皆梅香之力
也

巡撫見詩而怒小姐事急而奔上而
无路自投古井則一番情思付之流
水矣賴王中一線之路接出无数妙
文王中之功又勝於梅香多矣

人救人不奇鬼救人更奇食人食不
奇食鬼食更奇宿人宇不奇宿鬼舍
更奇一段鬼緣當得一部聊齋志
初遇鬼緣得免一夜淒涼既遇人緣
得免肌膚奔苦遇鬼緣本出鬼意遇
人緣全賴人夢亡者鬼之所使也信
乎鬼神之力德其盛矣乎

訂約之後心中有一庭瑞投其之緣

中猶有一庭瑞安危不易其志死
王不復其心真乃女中之丈夫

話說主考命南昌縣將美玉鎖押听候
落却自進了貢院明日出牌示定考期
且說庭瑞等三人因美玉被押來到班
房詢知其由無法可救只得自己托點
進場到了考期各郡生員俱紛紛應點
而庭瑞等亦皆人場不上十日三場俱
畢各言文字

似乎得意只是思念美玉不了正言問忽見美玉曲身拐膝而來庭等大喜問其情由美玉曰今番苦殺我也適聞南昌縣將我提出責打四十然後釋放今已行文至吉安棄我儒巾了庭等聞言皆爲之下淚於是曰人合在一處不教日龍虎榜出報子紛紛來寓蘭英却中了解元庭瑞若二建章却在五名三人亦皆得意推美玉羞極及送了主考起身各自分頭歸家約余來年赴京會試不題當下庭端蘭英到家時蒲門歡喜庭瑞乃將英江遇菊英及殊子願配武公子之事俱有母親說知何人姑聞言無不樂從却說何二姑自從那年失子之後總不生育夏松連取三妾俱相繼而亡夏松夫妻十分淒涼今聞庭瑞兒妹高中故來賀喜聞蘭英配於他郡甚言

不可大姑曰門戶却也相當只是遠了些
奈既已允從何能挽回當下拋開此事不
題却說楊菊英小姐在吳城何下與庭瑞
訂了婚事寤寐在心不一日到了衙門只
望便與父親商量不料父親往各郡巡邊
去了只有母親玉去人在署當日言了此
家中閒話是晚菊英與梅香問榻二人將
吳江之事商量定妥次日梅香入見夫人

口人人常慮小姐难得佳婿今小姐自得
其人矣遂將吳江訂約之事直言乃極力
贊其才貌夫人正色曰小賤人擅敢糊言
壞我規矩幸得老爺不在衙中再休亂言
梅香弄得沒興而退乃將此言告菊英菊
英附耳曰尔可如此如此兩人商量已定
忽夫人使婢來喚菊英菊英起見夫人低
頭不語夫人罵曰尔既讀詩書當思廉恥

匹配不待父母夤夜與人私約規節何在
本欲責打恐爲人笑談敗我家聲嗣後務
宜痛改前非菊英唯匕而退次日梅香入
告大人曰昨晚小姐偶然有病似乎精神
流惚夫人聞知即來小姐床前視病但見
菊英雙目流泪欲言不言夫人命請醫調
治又數日梅香言於夫人曰小姐之病更
重數日點水不進恐難以於人世矣夫人

若急使再覓良一梅香曰非一藥所能效
也婢日夜與小姐作伴見小姐恍惚間思
念吳江才子婢因勸之曰天下才人常多
何必獨此一人以小姐之才何患無美配
乎小姐曰志在此人豈容他適况有盟誓
乎吾願不遂有死而已似此如之奈何夫
人有思只有此一女倘遭不測奈何又想
縱然我依從老爺不肯相容亦是極然乃

曰尔可到小姐說叫他不必造次恐傷性命且待老翁回來再作商量便了梅香乃將此言回復小姐兩人暗暗欢喜只待父親回衙過了數日楊巡撫巡邊轉身與夫人相見未及言語忽報主考到了巡撫即忙起身迎接主考進了貢院巡撫便在貢院內監臨至出榜後方纔出來及主考進京去訖自已又作武場主考直到十月陽

始得聞驥方與夫人敘話言致菊莫身匕便將吳城河下與庭瑞訂婚之事說了一番巡撫即命人喚梅香梅香正與小姐在房中說話忽聞前所呼喚明知是吳江之事小姐囑梅香曰老翁跟前雖好生說話梅香領諾來到前所巡撫無問曰尔自家中伏侍小姐到此那吳江之事尔知其情否梅香曰知情巡撫曰尔可從頭說來梅香

曰夫人盡知婢不敢言巡撫曰有甚爲証
梅香曰有詩巡撫曰可將那詩拿來我看
梅香即到小姐房中間小姐拿詩菊英只
得用紙鈔出付與梅香自己却到所後
竊听且說梅香來到前所將詩呈上巡撫
接過手來看了一次大怒曰這詩中諛婦
娥只合在蟾宮誰覺今宵下九重之句分明是這賤人去鈎他了楊門不幸出此辱

女若不除之有何面目爲人上之人即叫
家奴用乱棒將他打死抬來見我家奴因
夫人在坐俱不敢動手巡撫怒氣更如乃
自取一棒將八菊英房中失了夫人與梅
香唬得面面相覷却說菊英在後所听得
父親勢頭不好乃避入後花園中那楊巡
撫直趕進花園菊英急得無路只得跳入
古井自盡時花園中有一老僕王中正在

栽花巡撫使命王中曰尔可将此座土墙
推倒梅盖此井王中領諾假意掘墙俟巡
撫出去使用藤索將菊英扯上開了一片
後門令其速逃王中却文將土掩塞此井
夫人聞知女屍活埋於井中痛哭不已數
口飲食俱廢巡撫因一時之氣逼死女屍
後來卻也懊悔不了且說菊英得王中救
出逃奔南門外來此時遍身皆濕幸井中

水不甚深口未進水及至南門日已過午
傍着一條小路而走約走了七八里到一
地方四面皆是高山大嶺樹木叢雜又才
一亭子上書前陽山亭時人已困倦天已
昏暮無路可奔只得坐地而哭忽一白髮
老人手倚竹杖而來問曰女子何事在此
哭泣菊英乃以實告老人曰原來是小姓
失敬了今且請到小舍暫歇明日再作他

計可也菊英謝曰既蒙老公公相濟真乃
重生父母也乃隨那老人轉過山坡見有
一所大廈門口直書尚書府八門見有公
案兩傍皂隸驚亡恐亡碗似衙門轉八後
所見有一婢女老人問曰夫人何在言未
畢只見教婢妾扶一老婦出來老人謂老
婦曰楊小姐到此可速治酒洗塵文謂菊
英曰此即老妻也菊英近前與老婦見禮

異分賓主坐老人約陪坐口刺遂出去了
須臾婢烹香茶獻上茶畢席已設矣老婦
請小姐就席時廳上燈燭輝煌燦若僊宮
雜看具呈敬禮尤甚教婢女事酒十分慇
懃席間頗熱菊英微汗出婢乃爲之拂扇
菊英將醉老婦命婢扶之寢一婢執燈兩
婢相扶八一廂房十分幽雅卓椅俱全錦
被繡榻果然盡美菊英雄衣而卧婢乃爲

之蓋被須臾婢出自外掩門菊自嘆曰今日幾乎死矣不期而遇此緣人真奇遇也自覺醉甚乃悶目而睡徐徐睡着天明醒來乃見四面高山卧於荒野之地轉頭視之乃見一墓墓上書故考張公盈川妣王氏之墓菊莫大驚乃悟夜來之事是與鬼聚也乃拜謝於墓前時天已大明見左手有條大路乃隨路而走約數里見有一大

村村中頗多大屋菊黃走近村前有一人年四十餘飄然而來迎近菊英之前叫曰來者莫非楊小姐耶菊曰然君何以知我那人曰且請入小舍容我申告其白菊不辭乃與那人入其所原來此人即張盈川之子張博之弟也因守父墓遂建居於此當時請菊英坐定乃曰老夫姓張字昆也先父字盈川巴去世多年昨晚三更夢先

父至謂明日衣刺有楊巡撫小姐以難奔
逃路過我家可請入內以禮相留適問早
起以夢寐之事尚未深信不料小姐果然
到此真乃奇事菊英聞言亦將昨晚之事
細說一偏兩相稱奇於是菊英寓於其家
昆山之妻郭氏甚賢菊英拜爲繼母稍昆
山爲繼父昆山有子二一名登字敬威一
各泰字敬顯父子忠厚傳家書香濟美也

不題却說菊英之母王夫人終日哭女不
已志僕王中見巡撫在書房晝寢乃密來
見夫人具言救出菊英之事夫人大喜乃
與王中白銀百兩令其四處尋覓若有踪
跡速來報我王中諾命遂到四處訪問竟
無踪跡一日尋到前陽山立於高嶺之上
遠七望見一大村乃訪入村中見有一高
樓大廈傍有一花園王中於花園格眼中

觀見異花滿園忽見樓上有數女子從間道而下直透花園內有一女乃小姐也王中大喜乃扣扉而入菊英喜曰尔因甚到此中曰夫人思念甚切故使僕來尋訪今相遇於此僕之幸也乃從身上取出白銀百兩交菊英曰此夫人付來應小姐用的小姐小心在此暫屯此時夫人自有道理菊英應諾乃帶王中至後所將上項事說

一對中說知恰昆山自外而來菊英詰謂王中曰即是我活命恩人也王中間言便伏地叩頭昆連忙扶起因開知是夫人使命乃與之坐菊英乃出白銀於卓上對昆山曰家母使小僕奉上白金百兩祈爲笑納他日自當望報昆山曰衰朽之地得蒙小姐光降已是萬幸何敢望報只是此銀轉贈王中便了王中推辭不過只得領受

當下菊英寫了書信令王中帶歸以安夫
人之心書中之意但言誓配庭瑞正是
死生不改英江約可謂楊家女丈夫
未知如何配了庭瑞且听下文分解

參
終



